现代汉语规范失误例析

——现代汉语规范讲话之六

现代汉语规范研究小组　施春宏执笔

现代汉语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"匡谬正俗"。《语法修辞讲话》自1951年6月6日在《人民日报》连载，目的是"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"。此后许多报刊设立"语文短评、语文评论、语文诊所"等栏目，刊登这类文章。有的短文编成集子，影响较大质量较高的有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编辑的三本：《语文短评选辑》(中华书局，1959)、《词语评改五百例》(语文出版社，1984)、《语文评改千例》(语文出版社，1992)。

这些"匡谬正俗"也有不少失误。《讲话》1979年修订本把1951年本里的许多批评删掉了，不少地方作了改写。现在看来，修订本评改还有不少失误的。我们选取若干明显失误的例子，略作分析。

(1)"猪肉大王"刘松林一口气杀了200头猪。

有人批评说："当今世界上能'一口气'杀200头猪的人，只怕还没有出世。"(陈四益《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》，《语文建设》1987年第3期)。批评者大概把"一口气"理解为只有"一呼一吸"一个义项了。这里指基本上连续不断，正如"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"、"一口气走了50里"等。

(2)全世界现有40多个国家种植茶叶。

有人说：""'茶叶'怎么能'种植'呢？应该是"种植茶树"(彼岸《注意逻辑》，《千例》145页)。现实生活中许多茶农以"茶叶"指称"茶树"。以植物的部分指称植物或者植物的另一部分或者别的，这是很普遍的事。

有的失误是不恰当的要求所谓"精确"。例如：

(3)一天下午，某部志愿兵陈维政收到爱人曾秀枝的来信。

有人认为让读者分不清"爱人"是指丈夫还是指妻子(邡延《说"丈夫"和"妻子"》，《中国语文天地》1986年第2期)。其实这里指妻子是清楚的。还有人说"在家里是我爱人当家"这句如果孤立地看，就无法判断到底是指丈夫还是妻子当家(梁远《关于"爱人"的用法》)，《中国语文天地》1986年第2期)。但我们为什么要"孤立地看"呢？

有的属于逻辑概念问题。例如：

(4)一年来，医院的团员和青年自愿输血达到10440个CC。

(5)可喜的是亚洲的人民和世界的人民都起来了。

《讲话》1951年本批评此为属概念和种概念并列不妥，1979年本删掉了。而现在不少现代汉语教材、形式逻辑教材，却还常常拿这类句子来叫人改病句。例如：

(6)很久以前，反动统治者像希特勒一样，对我们布衣山区进行了一次野蛮的戮掠。

批评者说："'反动统治'是个大概念，'希特勒'是个小概念；'反动统治者'包括'希特勒'，说'反动统治者像希特勒一样'，就像说马像一匹白马一样，道理上讲不通，修辞上通不过。"(张耿光《常见病句分析》232页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82)

有人将一些修辞手法坐实了来作逻辑分

暑假，每周要有休息日呢？我国宪法规定，公民有休息的权利。那些一个劲鼓吹"补课有利"的人。请听听我们这些疲惫的同学发出的疲惫的呼喊吧：还我寒暑假，还我星期天，还我一分本来属于我的自由时间！　　(代邮：请作者详告地址和真名，以便邮寄样刊和稿酬。)

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

析。例如：

（7）少说空话，多办实事。

批评者说："是不是空话还能说一点儿，只不过得减少就是啦？"认为是"修辞修出毛病来了"（阿杰《闲话歧义》，《中国语文天地》1987年第1期）。其实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，如"少啰嗦、少管闲事"有"不要啰嗦、不要管闲事"的意思。

有的属于语法问题，例如对词类组合关系认识不清而误诊：

（8）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。

有人认为"希望"的用法是错误的，因为它只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，并没有形容词的词性（《语言美》报第92期1版）。意思是动词和名词不能修饰名词。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："既然，'希望'能由动词发展为名词，为什么就不能发展为形容词呢？"并且退一步说，即使"不愿承认'希望'用作形容词在语法上的成立，那么从修辞上来讲，也该算是可以成立的。修辞格中有转类格"（宋昌富《"希望的田野"及其他》，《中国语文天地》1989年第2期）。意思还是认为动词和形容词不能修饰名词。有的对于"是"的性质认识不清，把前后内容不是相等相属关系的误诊为病句。例如：

（9）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。

有的对某些引进的新词不赞成。例如：

（10）被告今年二十七，是夜更"的士"。

有先生认为："其中'的士'是英语taxi的音译，就是出租汽车。其实在普通话里已有现成的词语可用，用不着使用这些方言词和外来词了。"（《30年前的一次盛会》，《文字改革》1985年第5期。）一个事物、一个概念不是只能用一个词语来表示的，词语还有色彩，词语的色彩是个系统。寻求新的色彩，寻求新的风格，是语言使用者的要求，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动力，是新的语言现象出现的重要途径。

综观现代汉语规范失误诸例，可以发现一些带普遍性的原因。

一、语言现象纷繁复杂，我们在很多方面，尤其在引起争议的方面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。语言理论和规范理论的准备和吸取也不够。特别是语言发展变化比较快的时候，正确判断本来就不容易，我们有的人又判断过早，结论过严。

二、我们有的人没有怎么真正认识到语言学习不能是一次性的，很少了解群众语言生活的变化，有一种贵族和学究派头，以现有的一些语法书和词典为标准，对新的语言现象有一种潜在的排斥心理。有的知识陈旧，拿过时的说法来批这个批那个。

三、评析时脱离使用的语境。有的自己假设一个跟别人不同的语境，来批评别人用得不对。用科学语体的逻辑语言来要求别的语体，是误诊的常见的原因。

四、对一些典型的语言现象认识不够。这方面最容易误诊的是简称。曾经判为不规范的有"美帝、匪特"（《人民日报》1951年6月6日社论），"达标、人流、死缓"（《语文杂记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4）。此外还有"高知、联大、计委、计生办、体检、家电、彩电、大运会"。对简称的性质、地位、作用、品位，都要作进一步的研究。

五、类推过头。有的相反类推失误。例如有人批评"卑鄙的个人主义"的说法说，难道还有什么"高尚的个人主义"（转引自克莱《批改病句不要无视语言事实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58年第6期）。又如《与"研究生"有关的一些用语有待规范》（《语文建设》1991年第3期）全文的论证也有类推失误。作者以"考小学（中学、大学）"、"上小学（中学、大学）、"小学（中学、大学）毕业"作为类推的前提，指出"考研究生（硕士、博士）"、"读研究生（硕士、博士）"、"研究生（硕士、博士）毕业"等用语是不规范的。作者没有考虑到"小学、中学、大学"用语是一个系统，"研究生、硕士、博士"用语又是一个系统，各个系统内都有完整的对称性。岂可以此律彼？

（连载完）

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